

中国 | 小说 | 八骏

新课标语文课外阅读经典

韩昌盛 ◎著



十六岁的盛宴

Banquet in My
Sixteen Years

中国 | 小说 | 八骏
新课标语文课外阅读经典

十六岁的盛宴

韩昌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六岁的盛宴/韩昌盛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1

(中国小小说八骏)

ISBN 978-7-5104-0060-5

I. 十… II. 韩…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693 号

十六岁的盛宴

丛书策划: 东方
责任编辑: 程军
策划编辑: 村流
作者: 韩昌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5424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5968 68998733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 +86 10 6899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43 千字
印张: 13.5
版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060-5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3
能不能找我办点事？	6
朋友，都是朋友	9
小事一桩	12
想当领导	15
今年过节不收礼	18
班主任	20
长城长啊	22
第一百个鸡蛋	24
关键时刻	27
今天夜里偏北风四级	29
先进集体	31
小鬼当家	33
最前排的座位	35
一等奖作文	37
优秀教师	39
总想哭的丁克	41
好消息坏消息	44
邵老师和他的学生	46



每一片叶都会跳舞

同学铁蛋	51
王贵花	53
从空而降的礼物	55
到胡方家去	58
花 喜	61
焦 点	64
每一片叶都会跳舞	67
十六岁的盛宴	70
候 鸟	73
我和妻子手牵手	76
那一年，桃花笑春风	79
寻人启事	82
月亮上来了	84
小 茄	87
父亲一直期待的生活	90

阳光的味道

修 路	95
老 刹	97
草 包	100
村长家的广播	102
丢了一头猪	104
老 栓	107
拈 阖	109
飘扬的床单	111

七 爷	113
请客进行时	116
我是光棍我怕谁	118
阳光的味道	121
爷 们	123
张大民盖房子	126
小 包	128
小 飞	130
唢 呐	132
高 度	134

开往梅陇的地铁

安然
读书会

结 果	139
丁 一	142
生 病	145
出租假日	148
滴水之恩	151
弟弟和我	154
二十块钱	157
哥们是上海人	159
局长给我派专车	161
聚会方案	163
开往梅陇的地铁	165
科员王德民的婚事	168
名医李文	170
前 景	172
三 舅	175
文盲母亲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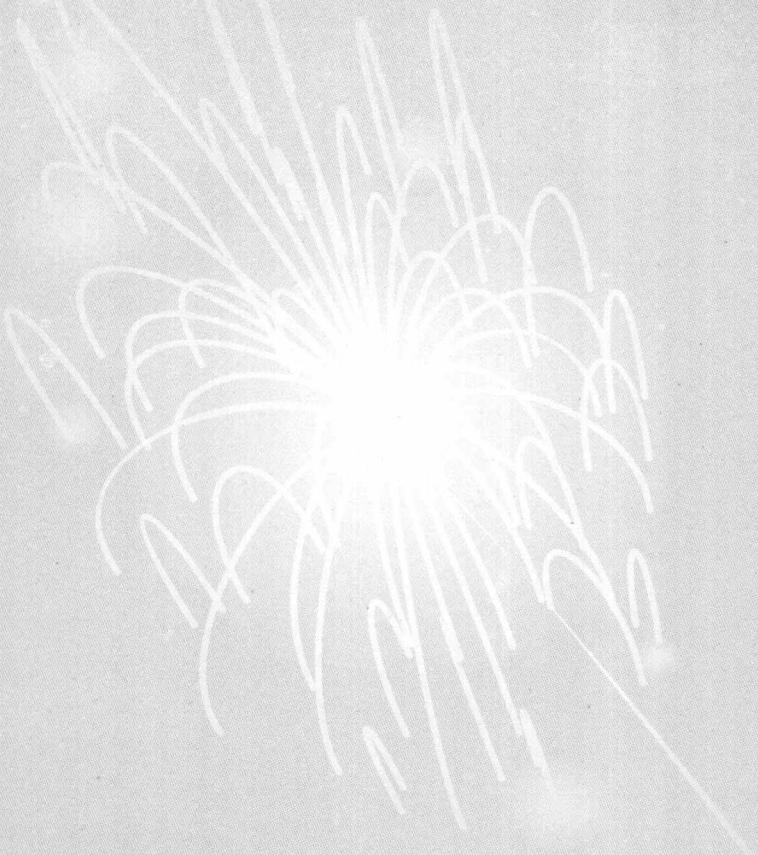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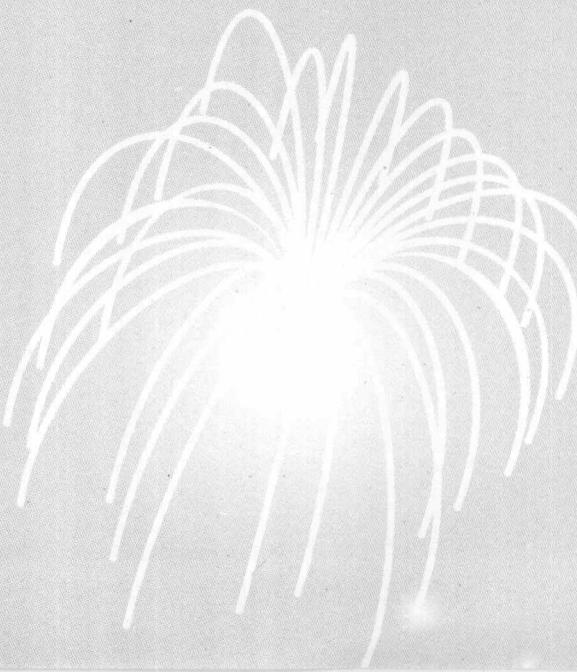
目 录

韩昌盛 著

像乞丐一样幸福地生活	179
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	182
有事你说话	185
张二贵和一张奖状	188
招聘中一根钉子的十三种可能	190
真 相	192
一道口子	194
突然袭击	196



老师，
你好



老师，你好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正在午睡。

那声音不高，老师，你好。我说哪位？他很高兴似的，我是你班上林强的父亲，我想问一问他的情况。我坐起来，告诉他林强成绩很好，思想也很稳定，正在稳步冲刺。手机那头很兴奋，谢谢你，老师。

我告诉林强你父亲来电话了，他嗯了一声，好长时间没打了。

过了两天，电话又打来了，我还是在午睡。我开玩笑地说，能不能换个时间。老林嘿嘿地笑着，老师，你好。我说你拼命挣钱吧，孩子挺好。他说那就 好，不过老师你看严点，他有时好背着大人调皮捣蛋。停了一下，他又说，这是老板的手机，只有中午吃过饭他才借给我用一会。我嗯了一声，那就挂吧，长途挺贵的。

我没告诉林强，高考前的日子需要平静，在平静中酝酿力量。后来电话经常打来，总是在我午睡时，开头总是老师，你好，然后问问情况。我告诉他很正常，在向大学慢慢走近。他便高兴，连声说谢谢。不知为什么，我加上一句，老林，你也要注意身体。他非常激动，我身体好着呢，工地上伙食不错。

离高考愈来愈近了。我的手机不断响起，都是家长打来询问情况的。老林也不例外，说过老师你好，就问儿子的身体能不能撑住。我说没事，食堂伙食很好。过了一小会，他很客气地说，我从老板那支了一百块钱寄给你，你命令他加点营养。

林强很听话，拿着钱走了。走了几步，又转身问我，阿爷有没有说他回来？我想了想，有，准备等你考上大学他就回来。林强点了点头。

高考前一天，老林又打来了，老师，你好。我说下次就不要客气了，他焦急地说，不客气，我想拜托你多照看一下林强。我肯定地说我会，对每一个学生都这样。那头有些急促了，不是，老师，林强睡觉喜欢蹬被，着凉怎么办？



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孩子妈走的早，我又在外头？我沉默了，然后告诉他，我会特别照看的，你放心。

老林不放心，每天中午都打来。我说你老板不生气啊，他憨憨地笑着，老板的儿子也高考，还让我多打一会。我说林强他们都在午睡，你就静等好消息吧。

六月二十五号，他的电话准时打来了。其实我已经在等他了，老师，你好，他还客气着。我有些不客气，我说我当然好，因为你儿子考上了，上了本科线。电话里一下子静了，过了好几秒，他才连声说那太好了，太好了。

电话挂了。整整一个月没打来，也许在充满喜悦地忙着做工挣钱吧，我想老林这下日子有盼头了。

临近八月，老林的电话又来了。他很激动，你好，老师，通知书有没有到？我也很激动，省城大学，师范。他说师范好啊，将来做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师。我客气着，问他还有什么事？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学费多少钱？我说不太好，四千多元，凭你这长年在外的劲头，不成问题。

电话里没有声音，挂了。

八月的阳光很热，金榜题名的同学热情的温度更高，不断有人来请吃饭，我不断地拒绝，但心里仍然很感动。可林强呢，自从拿了通知书就蒸发了。

老林的电话在这时恰好又打来了，依然低沉的声音，老师，你好！我说你也好，学费该凑齐了吧。他迟疑了一下，老师？又没有声音了。难道林强有什么意外吗？要知道他那所大学很出名，我催促他快点说，他终于说了，老师，我想跟你借五百块钱，就五百！

我犹豫了一下，我说好吧，但你在外两年多了应该有钱啊。是老板没发工钱，他压低声音，我挂了，谢谢你啊，老师。

我和爱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借给林强一千块钱，也许能多解决点困难，他是一个好孩子。可我很生气，老林的老板能借手机给工友用，怎么还克扣工钱呢！我翻到那个熟悉的号码，拨通，有人接了，



我准备好的话倾泻而下：你像一个老板吗，加班加点地使人，还扣人家的钱，你还有没有良心，你有没有孩子，你不知道老林的儿子有多优秀，你这样做差点毁了他。狗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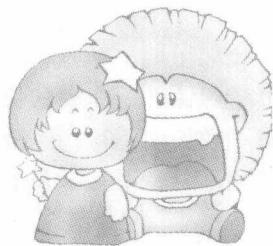
我又再接再厉，你凭什么这样做，你就不怕法律吗？做人要善良，要善良，你懂吗？我把最近几年对克扣民工工资现象的不满都送给了他。奇怪，他没有还击。

终于，我讲完了。终于，他开口了，老师，你好！我吓了一跳，很有涵养啊！谢谢你对老林的关心，他的声音中没有愤怒，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一名监狱长，老林因为交通肇事在我们监狱，考虑到林强高考，我们才允许他和你通话了解孩子情况。

顿了一下，他又说，过两天我们把队里的捐款寄给你，麻烦你转给林强同学，告诉他，老板的工钱发了。

我呆了！

接着是老林和我通话，开头依然是老师，你好。我很真诚地回了一句，你好，老林，就像老朋友似的，非常自然，亲切。



能不能找我办点事？

县长对校长焦急地说，他就没有一点困难需要解决？校长摇摇头。

县长诚恳地握着林校长的手，老林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有合适的机会一定给我说。

县长真的很诚恳，他想真心实意地谢马老师一次。谁都知道县长日理万机，县长的公子却让他日理万机中还得头疼几次。无奈之下将他送往徐州的私立学校，可贵族学校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退了回来。县长只好安排在一中，一开始不在马老师的班，上了两个星期非得要调到他班上去。调了之后就变好了，网也不上了球也不搞了，回家还像模像样地做作业。县长日理万机之后回家看到儿子焦头烂额地趴在书桌前，自然非常高兴。.

高兴的县长就要请马老师吃饭，却遭到了拒绝。校长小心翼翼地说马老师要参加比赛没时间。县长说其实我时间紧的很，校长点头，等他有时间我给你汇报。

可马老师一直没有时间，比如星期一、三、四晚上有自习辅导，星期二晚上要开教研会，星期五晚上要学习课件制作。县长对着电话大声地说，那就星期六星期天，我推掉一切应酬。校长说不行，他给学生补课，你忘了浪涛不也在那吗？县长想想也是，浪涛回来总是说有十来个成绩差的学生，马老师给他们开小灶。

县长的事很多，时间被秘书排得满满的。可只要看到浪涛规规矩矩回家不再要一家人到处乱找，县长就想起了马老师，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县长就打电话，聊聊浪涛的情况，问问马老师的家庭，工作。马老师淡淡地说浪涛挺好，自己工作也不错。县长实在忍不住，小声地问，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帮忙？马老师很平静，谢谢县长，都挺好的。

县长忙完公事时就和秘书聊这件事，秘书说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秘书的

效率很高，一个晚上就查清了马老师大学毕业，从乡下中学招考进了县一中，爱人在农村中学工作。秘书在爱人下划了条横线，县长就明白了，王秘书，你去办办看。

王秘书的活动没有结果，马老师不同意，他说这样人家会笑话，被人笑话在单位是站不直的，站不直就不能面对学生，不能面对学生就无法做教师了。王秘书摇摇头，还有这样的人？县长点点头，还真有这样的人！

县长就更加尊敬马老师。教师节表彰会上他握着马老师的手使劲地晃了两下，谢谢你！马老师在镁光灯下有些腼腆，是孩子自己用功。县长便更高兴，过年时提了一袋茶叶去拜访马老师，他大声地说我这可不是送礼，君子之交淡如茶嘛。马老师就把茶叶收下，那你今晚得在这吃饭。

县长和马老师聊得很投机，酒喝得也很投机。喝多了酒的县长就和马老师称兄道弟，老弟啊，你就不能找哥办一点事？只要不违法就中。

喝得满脸通红的马老师坚决地摇头，我过得很好，非常好。

帮马老师的事就成了县长一块心病。县长白天比较忙，忙开会忙招商忙接待信访群众，晚上忙着应酬。只有深夜时念头会闪出来，这个马老师，他情不自禁地摇摇头。

马老师还是平静地上课改作业。关于他的消息都是浪涛提供的，浪涛一边做作业一边说老师文章又发表了，有时说老师上课太带劲了。县长就逗他，比冰淇淋还带劲，浪涛很轻蔑，冰淇淋算什么，老师那叫才华。县长笑了，才华我也有，我也是大学毕业。浪涛认真地看了看他，不像，你基本上没看过书，我们老师走在校园里都看书。县长又笑了，拍拍儿子，很高兴地笑了。

期终考试了，县长更高兴，浪涛得了班级第五名，还有一张奖状。县长请儿子吃鸡腿，马老师是不是特别照顾你？撕着鸡腿的儿子停下来，才不呢，有几次还罚我站了一节课。

请过儿子，县长下决心请马老师。县长没叫校长请，自己到了马老师家。马老师客气着，我正准备找你呢。县长很兴奋，有什么事叫我帮忙？马老师脸红红的，本不想麻烦你。县长拿烟给他，客气什



么，尽管说。马老师羞涩地，小声地说了一句。县长爽朗地笑着，老弟啊，放心提。

马老师很难为情地递过一张纸，我不想给你说，可他们？县长看了，三行字，他小姨子房屋拆迁款想多要一些，他小舅子想开一个网吧办不到证，他弟弟大专毕业想找工作。马老师搓着手，我是有原则的，可他们不行。马老师给县长倒茶，我抗拒不了他们。

县长没喝茶，县长拿起字条，我试试看。县长和马老师握握手，别多想，你是一个好老师。

县长走出房门，八月的风吹在脸上热乎乎的， he 觉得身上并不热，心里也不热，突然有一种没意思的感觉。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对自己说，没意思。



朋友，都是朋友

村长等德全上扬的手刚往下落就问，来的啥人？德全把手继续落下，笑笑，没啥人，几个朋友。

村长心里笑：朋友？你有什么朋友？还敢和我卖关子。村长掏出烟，点上，笑眯眯的，哪儿的朋友，干什么来了？德全看村长，还有杂货店门前的麻五、老七，红了脸，县上的朋友，到我这溜达溜达。

大家都笑，都说德全也学会撒谎了，县上的朋友来看你？大家都知道，德全日子过得紧巴，平时连街都很少上，认不了几个人，见生人说话脸就红，没有朋友。

德全掏烟，黄山的，一人一支，然后走了。走时，德全认真地说，真的，是朋友。

真的，德全真有朋友。下午，又一辆乌黑贼亮的轿车七拐八拐地停在了德全三间瓦房前。德全和他们握手，掏烟给朋友，几个白白胖胖的戴着眼镜的朋友拉着德全的手，笑着，讲着。村长拧碎了烟头，邪门！他哪来县上的朋友？

朋友坐了很长时间才走。德全又和朋友握手，朋友笑着，用手搂着德全，很亲热很有力地握手。村长对麻五说，德全家有什么事吗？麻五摇头，他家有屁事，爷俩过日子，啥事也没有。

村长回家看电视，电视里正说信访稳定的事。村长一激灵，该不会是县领导“下访”吧？村长给镇长打电话，镇长说你看清楚是不是县上的人？村长说一定是，红旗轿车，上午一拨，下午一拨。镇长嗯了一声，没事，你先摸摸情况。

村长就到德全家去，德全正趴在桌子上买东西。村长咳嗽了一声，德全赶紧站起来，笑，我看东西呢，下午几个朋友带来的。村长也看到了，两桶色拉油，两袋奶粉。村长说没事，转转。德全把色拉油提下来，等明儿我再给他们



送去，不好意思。

村长吸烟。村长说，也不用客气，都是朋友送的。德全点头，腼腆着，他们非要带，推也推不掉。

村长点头，朋友嘛！村长走时告诉德全，有事吱一声，别藏着掖着的。

镇长也是这个意思。镇长对村长说，明天上午继续观察，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二天上午果然又来了轿车，乌黑贼亮。车里出来三个人，站在德全家门前。麻五说，德全下田了。村长瞪他，你看见了？麻五拍着胸脯说，天刚亮就下田了，我发誓。

村长就往德全家去。村长和三个人握手：我是村长，领导们有事，对我说也行。三个人互相笑笑，高个子说没事，来看看老朋友。村长就说德全下田了，高个子看看表，要不，你带我们到田里找他。

轿车在空旷的田野中奔跑，像野兔一样，很快就跳到了德全的田头。高个子亲切地握着德全的手，夸他身体不错，庄稼也不错。高个子拉着德全的手，深一脚浅一脚向田那头走去，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村长给矮个子敬烟，矮个子不抽。村长问领导哪个部门？矮个子笑笑，为百姓办事的部门。

村长坐了领导的车回来。领导也和他握了手，说你们村不错，德全不错，我们是朋友。村长看着他们一溜烟地走了，赶紧打电话给镇长。

镇长说你救济款有没有给德全？村长说他没要。你低保给他办了吗？村长说办了，他也不要。镇长说你啊你，明儿我去。

镇长第二天来了。镇长和德全握手，问德全有没有困难？德全摇头。镇长本起了脸，有困难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德全红了脸，没有，挺好的。

镇长坐下来，把德全的手放在膝盖上，有什么困难就说，我能做主。德全红着脸，笑，真没有。镇长盯住他，真没有？德全点头，真没有，孩子读书，我种地，没什么困难。

